

心史叢刊



第一集二角
第二集每集三
角

本書考據精詳。筆墨簡潔。苟手此一編。足抵讀筆記數十部。妙在仍有小說意。

味無研讀之苦。有開卷之
益。公餘以此爲消遣之品。不獨可增長
見聞。卽於清初歷史亦瞭然。

於胸中矣。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元 38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月再版

(新舊家庭二冊)

(每部定價大洋肆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吳縣程瞻廬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 海 北 河 南 路
北 京 西 山 路

總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分館

貴陽
福州
長沙
廣州
常德
潮州
衡州
成都
香港
張家口
重慶
梧州
雲南
新嘉坡
杭州
濟南
太原
開封
安慶
蕪湖
鄭州
南昌
西安
南京
漢口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原书缺页

曉得這條夾街。直通自己臥室的後面。眼睜睜瞧着兩扇後面的紙窗。生怕他來推動。說時遲。那時快。早見後窗外面黑影一閃。接着猛力的幾拉。震得窗檻都動。不是鐵紐。搭住早已拉了開來。英姑這一嚇。非同小可。幾乎失聲大哭。那時夢生在房裏喊道：不好！不好！有人從後面跳窗走了！他娘子道：我方才向牀下一窺。只見一個人倏的從牀後逃去。雖沒瞧見。面龐卻被我瞧見一段。辮梢大約是個女子。這幾間屋內梳辮子的女子是誰？（問得詫異）夢生也不置答。只是一疊聲的喚英姑。喚小丫頭。英姑聽得夾街裏沒有聲響。才敢答應道：爹爹。險些兒把孩兒嚇死。夢生道：別多說。你快起來。英姑沒奈何。穿衣下牀。先到側廂裏。把小丫頭推醒。同到新房裏去看。動靜走到房門口。門尙未開。等了一會子。夢生夫婦方才下牀。開門。先把箱籠什物檢查。一周絲毫沒有遺失。娘子冷笑道：眼見得這個人並不是來偷物的。（笑得詫異）小丫頭掌着燈照到。

床後道奇怪奇怪這兩扇短窗平日都用鐵紐搭住怎麼今夜竟悄悄的開了。娘子瞟了英姑一眼道眼見得來的是熟人他存心要匿在牀鋪下所以日間預把鐵紐解去了（瞟得詫異）夢生忙喚小丫頭跳下夾街察看行蹤小丫頭聳着肩膀縮着頭只是不敢下去夢生罵道小鬼頭恁般沒膽你不下去我便賞你幾個暴栗子吃一壁說一壁握着拳頭做出鑿暴栗的模樣小丫頭沒口子的答應那敢違拗先把燈在窗檻上放了然後翻到夾街裏重掌了燈鴉行雀步的一步步走將過去說道夾街裏並沒有人娘子喚道你把英小姐房裏的後窗照一下子我方才聽得那人從這邊逃去（喚得詫異）小丫頭道呀怎麼這窗紙都抓碎了像有人拉過一般英姑也向夢生說道方才我在房裏瞧見窗外黑影一閃便有人猛力拉窗把我嚇得話沒說完娘子劈口一啐道嚇成麼你便是自己瞧見了自己的黑影（啐得詫異）英姑這一氣非同小

可只是渾身發抖。那時小丫頭重又翻進房裏。熄了燈。說道各處都已照過。除卻窗紙。抓破沒見甚麼蹤跡。娘子哼了一聲。道還要照甚麼。老娘肚裏比油火蟲還亮。（哼得詫異）說時。沒好氣的向床沿上一坐。板着臉。仰着腦袋。大有盤馬彎弓躍躍欲發的態度。（我替英姑捏一把汗）夢生。英姑。小丫頭三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大家都。不作一語。房裏頓時靜悄悄地。編書的趁這當兒。卻要補敍幾句。以清眉目。夢生住的是平屋。不是樓房。本書第二回早已交代清楚。屋子三間平列。中間是客堂。上首是夢生臥室。下首是英姑臥室。前面都有側廂。後面都有短窗。窗外便是夾街天井。這夾街直通房主人的院落。卻憑一扇側門。作為界限。分個內衙外院。這側門終年關閉。無人出入。便要出入。也須從房王那邊開進來。不能從夾街裏面開出去。照這情形。匿在牀鋪下的女子。端的是誰看書的。不待思索。早已明白。然而這二度嫁人的新娘子。一番思索。竟

破題兒發出晚娘手段。恶狠狠的。瞅了英姑幾眼。便發話道。好個女孩兒。你不省得踏上爺牀。便是娘。竟敢想出這個惡計。前來消遣老娘。你預把窗上的鐵紐去了。三更半夜。私自進房。躲在牀鋪下。你要探聽甚麼。這幾句話。說得英姑又是冤。又是氣。又是痛。又是臊。眼圈兒一紅。滴溜溜的淚珠滾下。(可憐)娘子呸道。你揀着老子娘的大吉日。躲在新房裏哭。你要哭死誰。來老娘眼裏的女孩子見過了。盈千累萬。從沒見你這般的刀鑽促狹。老娘同你老子睡在牀上。上不瞞天下。不瞞地。明媒正娶周公之禮。(居然叶韻)你匿在牀鋪下。還要吃吃地笑。(冤哉枉也)似這般沒規矩。豈不辱沒了女孩兒。身分老娘。進了門。第一要家教森嚴。倘然治家不嚴。便要討人家說話。不像從前你們家裏的那個養了女兒。不知教導到了今朝。做出這般丟臉的勾當。你雖不是老娘養的。卻不能不服老娘的管束。今天是大吉日。老娘不來。破手到了來朝。你提防着精。

皮膚一頓打憑你鋼鐵一般硬經着老娘的手也要化成鴉糖一般軟娘子夾七夾八的一頓排楦尙沒說完英姑早已掩着面跑到自己房裏倒在牀上匿在棉被裏曷答曷答的哭這一哭直要哭到天明（可憐）小丫頭怕攬是非也去睡了夢生明知這事不是英姑幹的少不得在渾家面前分說幾句他娘子那裏肯信一來起初夢生在牀上喚英姑英姑不會答應二來英姑梳着辮牀下匿的女子恰也是梳着辮三來英姑房裏的短窗明月有拉動的痕跡有這三項證據娘子心裏便斷定是英姑作的惡劇今夜虧着『周公之禮』的大題目才寄下這頓毒打夫婦倆搭上鐵紐關上房門自去圓他們的好夢話分兩頭書卻平行這所大宅子裏夜闌人靜都入睡鄉惟有房王人陸鏡蓉躺在煙榻上捧着煙槍正是精神抖擻再接再厲的當兒忽聽得樓梯上有脚步聲響鏡蓉暗想時交半夜還有誰到樓上來察察祭的抽完了一筒煙回頭看時

卻正是寶貝女兒桂枝神色倉皇的跨進房來。鏡蓉把桂枝喚住了。叫他坐在煙榻旁邊有話與他講。桂枝與他老子雖同住在幾間樓上。卻是難得會面。桂枝起身。鏡蓉睡了。鏡蓉起身。桂枝睡了。這番父女會面自交新年算來。不過第三次。桂枝素來不大聽老子教訓。這夜賊人心虛。自知擔了不是。老子叫他坐。他便在煙榻旁坐了。鏡蓉吹去了煙斗裏的藏煙。一壁兒捲煙泡。一壁兒說道。年少閨中女須教習禮儀。怎麼深更半夜。你尚在樓梯上走動。桂枝垂着頭。只不做聲。鏡蓉道。我既難得與你會面。你娘又沒學問。不能教訓你。今夜趁我沒。有睡熟。卻有許多做女子的大道理。與你細講。古來貞孝節烈的女子。有的是。代父從軍。有的是冒刃衛姑。有的是引斧斷臂。有的是截髮留賓。你子細聽着。待我一樁樁從頭細講。說著時。又合着眼。把幼學句解上的列女一篇默默的背了一偏。正待開講。卻聽得煙榻旁邊齁齁的鼻息聲起。睜眼看時。早見桂枝。

點頭播腦拜佛般的在那裏打盹正是

品評列女奚爲者 實驗催眠信有之

第十四回 偵探家實地調查 賢淑女籲天怨痛

原來這位陸桂枝小姐並非等閒之輩他在人前自誇是一位大偵探家同居人家歎一聲歎打一個呵欠他都會知曉(回顧第七回)這回李夢生做親明替大偵探家增添材料桂枝起了好奇心暗暗地告個奮勇立志要把新房裏的祕密公案探聽一個水落石出乘着衆人不注意的當兒預把新房裏的後窗解了紐院落裏的側門去了門比及夜深人靜他便躡着脚步從院落抄入夾街走到新房後面把耳朵貼着後窗獨在窗兒外幾曾敢輕歎歎他便做了紅娘的化身然而他的好奇心竟比紅娘深透一層窗兒外那裏聽得真切幾次三番要翻過窗裏來只礙着夢生夫婦尙未深入睡鄉等了良久聽得鼾

聲已起。他輕輕把後窗拉開了。翻身進去。順手把窗兒虛掩着。房內明晃晃點着花燭。一時沒處藏身。便在新牀底下。權躲一躲。後來不知聽着些甚麼。忍俊不禁。牙縫裏迸出微微的笑聲。趕忙縮住。早喫那牀上的新娘子。聽得夫婦倆頓時聲張起來。牀下的桂枝暗想不妙。三十六着。走爲上着。此時不走。等待何時。倏的從牀背後鑽出。推開虛掩的窗。跳入夾街裏面。一時情急智生。便想出一個移禍江東的計較。打從英姑房後經過。順手把窗兒搖動幾下。然後躡着脚步。輕輕的推開這扇側門。向自己院落裏逃去。答轉身來上了門。門內衙外。院重又隔絕。暗喚一聲。徼倖沒有被他們識破。真面目到了自己家裏。還怕誰。來這回偵探案所有祕密。早已十得八九。人不知鬼不覺。竟被我脫身而出。桂枝一壁思想。一壁摸上樓梯。準備睡倒牀上。蓋着棉被。把這前後案情。在被窩子裏細細思索。列位桂枝。雖自信玲瓏剔透。人不知鬼不覺。大家都被他。

瞞過誰料上了樓尙有一個「人不人鬼不鬼」的老子。（回顧第三回房東太太口中語）未入睡鄉竟被他喚住了。絮絮叨叨講甚麼貞孝節烈的故事。煙榻上面實行那義方的教訓。手執短籤。權代神鍼。法灸口噓。濃霧聊充化雨。春風那時桂枝的頭腦裏面滿滿的裝着這件祕密公案。誰有甚麼空閑耳朵聽這沒要緊的故事。不知不覺便齁齁的打盹了。鏡蓉畢竟愛惜女兒。生怕他睡着受凍。把他推醒了。叫他快快進房安睡。明天這裏有新租戶進宅。（預爲第十七回伏案）你娘不管事。進宅的時候須得你出去招呼。休要睡得昏了。租戶進宅。覓不見房東家裏的人影。討人家笑話。你的年紀漸漸的大了。人大志氣大。不比做小孩子的時候可以胡亂行事。你不聞閨門女訓裏面道的是。一年計在春。一日計在寅。早起休貪睡。勤勞家易成。桂枝聽得叫他睡。便腳底塗着油的一般。也不管老子嘴裏哼着甚麼。關門女訓。開門女訓。離着老。

子睡魔也退避三舍。趕到自己房裏，關上房門，卻把新牀底下得着的教訓子細思索。（這真是關門女訓）覺得這種教訓親切有味，比着老子嘴裏哼出的貞孝節烈，竟是天遠地隔，大不相同。（煙榻上面的閨門女訓怎及新牀底下的關門女訓）先儒道學問可以變化氣質，從此以後的桂枝竟變換了一種氣質。頭髮不蓬了，梳得髮光可鑑；雙手不油膩了，洗得潔淨無瑕；衣服不骯髒了，換得徧體生新；指甲不似黑玻璃了，剔得一塵不染。正所謂佛要金裝，人要衣裝。鄉村裏的黃毛丫頭，一經易服更衣，便要改容換面。何況桂枝素有姿色，加着一番打扮，牡丹花好又有綠葉扶助，只落得人人喝采，個個回頭。少年探鼈園裏，免不得大開會議，把陸桂枝三字芳名排列最優等內，當做重要人物。看待鏡蓉偶然見了女兒，暗想這妮子果然人大志氣大，不似從前的頑皮模樣，可見煙榻上面的一番教訓大有效力。趙師母見桂枝改變了模樣，拉着他。

嫂嫂竊竊私議說從前替桂枝擔保的保單現在要勾銷撕毀了新嫂嫂道師母的眼光畢竟比衆不同真個是三縷梳頭的諸葛亮兩截穿衣的劉伯溫（回顧第八回）這些都是後話提前交代以後便不再敍回轉筆來又要說着這個沒娘女兒他在被窩子裏滾滾的淚陣幾乎把這個枕頭渝去平白無端受這冤枉有口也沒處伸訴思前想後那裏眠得着直到東方透白方才朦朧睡去彷彿見已死的親娘同他相會他待迎上前去細訴肺腑他娘又不見了正在號呼覓娘的當兒猛聽得有人在枕畔喚着他的名字睜眼看時卻不是已經亡過的親娘恰是現在活着的親爺英姑曉得時候不早趕忙披衣下了牀夢生低向女兒道英姑昨宵的事我也曉得你受了幾分冤苦（豈但幾分而已哉）你娘雖是晚娘你爺畢竟是親爺不見得娶了晚娘親爺便變做了晚爺說着便伸頭在門外瞧了一瞧見沒有人竊聽便續說道論起這事委實

十分可疑。你娘瞧見床下匿着的是一個拖辮的女孩子，跳到夾衙裏便不見了。我當時喚你，你又不答應，偏偏你房裏的後窗又搖動了幾下，隔了良久，你才開出口來，種種疑竇不一而足。你娘是新來的人，又不曉得你的性質，當然要疑到你的身上。然而你的性質我卻深知，其細諒來不會幹這沒腦子的事。（諒來者疑而未決之辭也。）英姑聽到這裏，忍不住索落索落的拋眼淚，急忙分剖道：「爹爹這是天大的冤枉孩兒怎肯？」

夢生搖手道：「別多講我總算信得過，你就是了。（總算者含混敷衍之辭也。）你不見滿窗都是紅日，你妹妹早已起身，你娘在房裏發話，只道你昨宵受了幾句話，今天便賭氣不起身。你是素有德性的，見了你娘，你別撩撥他，無論昨宵的事是你幹，不是你幹，你娘說着你只不做聲便是了……在這當兒門外一陣脚步響，新娘子帶來的隨員早已奉命前來，大加申飭，扯開了一張油瓶嘴，見着晚爺也沒有稱呼，便道：『喂。』

你。在。這。裏。幹。甚。麼。娘。說。道。(二字響)新房裏面沒有大蟲吃人。(怎說沒有)新牀上面沒有鋼針刺肉你一骨碌扒了起來父女倆鬼鬼祟祟又在那裏商議甚麼詭計夢生低着頭漲紅了臉自向新房裏敷衍這位娘子小鈴又不住的向英姑刮臉說道羞不羞羞不羞英姑不去理會他草草梳洗已畢便陪着小心到繼母面前去伺候娘子夾七夾八的痛罵了一頓英姑只依着老子的叮囑怎敢分辯半個字滔滔汩汩的淚泉怎敢奪眶而出變做急流勇退只向腸胃裏淌去自古道無風不能起浪這幾天內娘子雖躍躍欲試英姑只默默無聲尚沒甚麼意外風波一天早晨英姑披衣起身正在鋪床疊被的當兒驀然見枕底一件東西失卻了原狀一時觸目驚心暗暗喚我的心頭肉卻被人家刻將去了正是

一團肉自心頭剜 三個魂從頂上飛

第十五回 捧遺像真面失廬山 進讒言沸油澆烈火

上回結尾並非編書的故作險語。這位又賢又孝的英姑到此地步，真個是刻
卻心頭肉飛掉頂上魂。原來晚娘隨帶來的油瓶同着英姑一房居住，真有許多事不大穩。便這個油瓶算得名副其實，不但油頭油腦油嘴油臉，并且天生一副揩油好手段。英姑做活計的針箍線囊零綢碎綬，稍不留意便被他一件一件的攫入油瓶裏面。英姑待與他理論，卻怕他老羞成怒，狐假虎威鬧出甚麼亂子，只得忍氣吞聲，啞吧吃黃連，沒說處的苦。從此以後，一切零碎東西收拾得十分嚴密。佛一般的待他，賊一般的防他。一夜英姑在燈下做活計，做到夜深人靜，正待上牀。英姑每夜臨睡的當兒，必須捧出亡母遺容，端相一番，默禱一番。這夜也是合該有事，同住一房的小鈴早已一瞓夢醒，他偷眼見燈光之下，英姑捧着一張洋畫般的東西，顛頭播腦的看嘴裏喃喃，又聽不出。